

歷代詩話續編

唐宋金明

歷代詩話續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藏章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歷代詩話續編序

詩話之興。源於作者漸夥。弟靡無制。遂昧流別。若防訛濫。必判雅鄭。攝之檢括。統爲一書。則鍾仲偉詩品是已。顧仲偉所舉。意重比興。故於卽目所見。羌無故實。津津言之。顏延喜用故事。則云彌見拘束。又譏任昉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事變遞更。詩人旨趣。因之岐質。意內言外。取鏡世資。或有借古喻今。似反實正。條流既廣。論者益異。自宋以還。此體大備。譬之變風變雅。稍乖本始。其於知人論世。則一也。四庫總論。所標五例。雖不能外。優者爲之。輒自殊出。其他直如屠沽市儈。計簿中語。猶有一節可取者。以其略著本事。可以考見當時風會得失。亦有不可廢者。總龜漁隱玉屑等書。卷秩甚富。而漁隱獨展轉摹刻。玉屑次之。總龜則自明月窗道人刻後。不聞別本。巨帙夥頤。且逐時尚。況畸零么麼。淪於叢雜。至有終身側欲一見。竟不可得。信乎都爲一集。必賴好事。勇邁終古。始克有成。不然。視爲稗販。將以折閱。怯然沮矣。先朝高宗時。嘉善何氏有歷代詩話之刻。計二十八家。前世所傳者。略備焉。吾友無錫丁

君仲祐既取何書石印。復輯爲歷代詩話續編一書。意在繼何而起。若王元美之藝苑卮言。雖云少作。實仿仲偉。自錢朱兩選。奉爲識志。何氏乃云羅列前人。殊無足取。此特其識有所未至。仲祐所輯。仍入此書。可以見其趨嚮之正。不隨流俗。苟爲異同。仲祐既以何爲鄉導。又舉孤軍。搜巖剔藪。卷帙視何相若。其假鈔逡寫。費實倍之。何氏自云詩話據經籍志所載。存者無幾。就可考者付梓。弗嫌挂漏。實則何氏挂漏殊多。舊志存者。朗若編貝。顯示瑕璽。俾仲祐窒隙。補所未備。仲祐雖嗟然不以自足。卽此已可與何氏爲雙鸞二離。頡頏上下。後之達者。再有蒐輯。殆不可以鼎足爲喻。仲祐可謂善爲其繼矣。仲祐爲南菁書院高材生。體弱善病。從事上古醫書。參以東西經驗藥物。因持西醫名世。而編定書籍。不中程不止。每日殆無少時。爲行散岸幘之樂。然仲祐顏色加潤。不爲之損。意者其以編書爲服餌。具有道徵。未可知也。仲祐喜購書。且購且讀。丹黃爛然。悉舉其要。吾特以明王宇泰繆仲醇及先朝之陸其清。顧尙之比之。仲祐醫近於道。其可傳者不出於彼。必在於此。合二詩話。

觀之。仲祐之正風軌。懲違失。六義之盛。其殆鍼盲起廢。而泄其禁方。爲
途人正告之。救時之劑。所在取給。如相率爲二豎子之謀逃。吾知仲祐
誼不受咎。而余之過張是書。抑亦可慨然太息已。民國乙卯十月興化
李詳。

中 華 民 國 五
年 無 錫 丁 氏
聚 珍 版 印 本

歷代詩話續編目錄

鈔錄各書提要附於後以便讀者

本事詩一卷

唐 孟 棻

棻字初中新唐書藝文志津逮祕書皆作孟啟然諸家引稱並作棻疑唐志有誤是書皆採詩人緣情之作各詳其事跡分爲七類惟宋武帝樂昌公主二條爲六朝事餘皆唐事也

樂府古題要解二卷

唐 吳 兢

此本從毛晉津逮祕書錄出後有晉跋

詩人主客圖一卷

唐 張 爲

爲唐末江南詩人有詩一卷今亡

風騷旨格一卷

唐 齊 己

齊己名得生姓胡氏著有白蓮集是書從津逮祕書錄出後有毛晉跋

觀林詩話二卷

宋 吳 聿

聿字子書此書著錄於書錄解題天一閣書目而傳本頗稀故談藝者罕相援引其學亦宗元祐故多稱述蘇黃其書作於南宋初故所論至賀鑄汪藻王宣而止凡所考證大抵典核爲宋人詩話之佳本此書從天一閣藏本影鈔而得尤爲寶貴

誠齋詩話一卷

宋 楊萬里

題曰詩話而論文之語乃多於詩又頗及諧謔雜事蓋宋人詩話往往如是也然其論文論詩之語中理者實多惟好以腐語俚語標爲佳句是其一失蓋萬里詩自有此病故論詩亦爾也

庚溪詩話二卷

宋 陳巖肖

冠以宋代御製及前代帝王之作次評論唐宋詩人於元祐諸家尤多所徵引然其論豫章詩派之流弊為確鑿是亦未專主元祐也

草堂詩話二卷

宋 蔡夢弼

哀集宋人評論杜詩之語共為一編頗足以資參考遠在方道醇老杜詩評之上

優古堂詩話一卷

宋 吳 玠

玠誤國庸臣人不足道其論詩乃頗可取書中涉考證者不及十分之一大旨在明詩家用字鍊句相承變化之由雖無心闡合不必皆有意相師然換骨奪胎作者原有是法亦未始不資觸發也

艇齋詩話一卷

宋 曾季狸

季狸字裘父自號艇齋曾鞏之弟曰宰宰之孫曰晦之季狸其子也多從呂居仁徐師川遊盡得其詩學朱晦翁張南軒皆敬重之是書直齋書錄解題文淵閣書目讀書敏求記俱著錄近則罕有傳本此本從明鈔本錄出為詩話中之祕籍也

藏海詩話一卷

宋 吳 可

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其論詩喜作不了之語如禪家之機鋒頗嫌其有心作態然可及見元祐舊人學問有所授受持論亦多有深解

碧溪詩話十卷

宋 黃 徹

其持論不尚雕華惟存風教與韻語陽秋略同然徹本工詩尚未至以有韻語錄錮天下之性情也

對牀夜語五卷

宋 范晞文

皆論詩之語自漢魏至宋皆有品評雖不免瑕瑜互見然當宋之末能力排四靈晚唐二派亦可云特識矣對牀夜話各書皆作對牀夜話今從知不足齋本作語字

歲寒堂詩話二卷

宋張戒

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有其名然世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其論古來詩人由蘇黃上溯風騷分爲五等大旨尊李杜而推陶阮始明言志之義而終以無邪之訓其論唐人詠楊貴妃事爲無禮於君尤有裨名教也

江西詩派小序一卷

宋劉克莊

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臚列山谷以下二十六人此書專序其人之體製及宗尙耳

娛書堂詩話一卷

宋趙與峩

其論詩源出江西而兼涉江湖宗派故所取或涉於庸腐然名章雋句軼事遺文亦絡繹其間未可以其蕪雜併棄其菁華也

滄南詩話二卷

金王若虛

若虛字從之其詩學蓋得自其舅周德卿德卿詩學杜者也故若虛之論詩亦尊杜

梅磻詩話三卷

元韋居安

持論精當無所偏頗深得詩話之體

吳禮部詩話一卷

元吳師道

明胡元瑞跋此書及敬鄉錄曰遍舉郡邑凡有聲者緝其製作履歷粲若指掌下逮畸流逸客片語隻詞亦博采旁證竟其隱伏耳目所不及點綴無遺其爲力勤而用心苦矣今讀此書覺胡氏之跋

非虛
譽也

升菴詩話十四卷

明 楊慎

佳本甚少今蒐集諸本改編而成升菴著此書在謫戍永昌之時邊地少書
惟憑記憶故不免小有舛訛然學有根抵兼富詞章其所論究在明人之上

藝苑卮言八卷

明 王世貞

弇州山人爲明五子七子之一其論詩獨抒己見能道人所不敢
道推崇漢魏唐以下蔑如也其魄力直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國雅品一卷

明 顧起綸

起綸字玄言號九華無錫人著昆明集楊慎皇甫爲之序又輯明詩曰國雅王漁洋詩
云詩好官卑顧九華是也是書評隲有明一代詩上自士夫下逮倡優無不恰到好處

四溟詩話四卷

明 謝榛

原名詩家直說榛字茂秦王漁洋曰茂秦今體工力深厚句響而字穩又曰茂秦詩有兩種其聲律
圓隱持擇矜慎者宏正之遺响也其應酬牽率排比支綴者嘉隆之前茅也胡石齋曰茂秦論詩真
天人具眼王弇州所不及今讀此書
信然惟其好改唐詩頗爲人所譏彈

歸田詩話三卷

明 瞿佑

佑字存齋著述甚富此書蓋述其師友之所言論宦游之所習聞而有關於詩道者
胡道序稱其大略似野史有抑揚可法之旨非汗漫無稽之詞取而觀之可資多識

逸老堂詩話二卷

明 俞弁

弁字子客崑山人此書向惟有鈔本且但知其姓至今日始發見其名字盧抱經跋曰其書雖無
大過人處而敘述亦班駁可喜其論麗堂詩話載同官獻諛之詞未免起後人之議尤確論也

南濠詩話一卷

明 都穆

封邱黃氏稱其學問該博而用意精勤鈎深致遠而雅有樞要足以備一家之體衡山文氏謂其立辭冷語居然合作

懷麓堂詩話一卷

明 李東陽

其論詩主於法度音調而極論剽竊摹擬之非至李夢陽出乃一變其體然賈古之派適中其所詎訶故後人多抑彼伸此惟好譽其子兆先有王福時之癖爲其所短耳

詩鏡總論一卷

明 陸時雍

其論漢魏迄唐各家詩確有見地非拾人牙慧者所可比擬

本事詩

唐孟棨初中撰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情感第一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卽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卽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爲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

竟以終老。

唐武后時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爲當時第一知之寵愛爲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既見卽留無復還理知之憤痛成疾因爲詩寫以縑素厚賂閹守以達窈娘得詩悲惋結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力橫相干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時載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獄八月死

甯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注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忘昔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開元中。頒賜邊軍纈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淹雅。滔自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卽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着。回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答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遣以束帛放歸。

顧況在洛乘門。與三詩友遊於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上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葉上。放於波中。詩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

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後十餘日有人於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詩以
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
乘春取次行。

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

失州名

郡有酒妓善歌。色亦媚妙。昱情

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晉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爲歌
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爲開筵。自持盃命歌送
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邪。悚然起立曰。然。言隨
淚下。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爲之憂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
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答之。命與妓百縑。卽時歸之。其
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籐蔓繫離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
四五聲。

韓翃少負才名。天寶末舉進士。孤貞靜默。所與遊皆當時名士。然而華

門圭竇。室唯四壁。隣有李將

失名

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韓同飲。韓以李豁

落大丈夫。故常不逆。既久。愈狎。柳每以暇日。隙壁窺韓所居。卽蕭然葭

艾聞客至必名人。因乘間語李曰。韓秀才窮甚矣。然所與遊必聞名人。是必不久貧賤。宜假借之。李深領之。間一日具饌邀韓。酒酣謂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從坐接韓。韓殊不意。懇辭不敢當。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間。一言道合。尙相許以死。況一婦人。何足辭也。卒授之不可拒。又謂韓曰。夫子居貧無以自振。柳資數百萬。可以取濟。柳淑人也。宜事夫子。能盡其操。卽長揖而去。韓追讓之。顧況然自疑曰。此豪達者。昨暮備言之矣。勿復致訝。俄就柳居。來歲成名。後數千淄青節度侯希逸。奏爲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期至而迓之。連三歲不果迓。因以良金買練囊中寄之。題詩曰。章臺柳。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復書答詩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柳以色顯獨居。恐不自免。乃欲落髮爲尼。居佛寺。後翊隨侯希逸入朝。尋訪不得。已爲立功番將沙吒利所劫。寵之專房。翊悵然不能割。會入中書。至子城東南角。逢犢車緩隨之。車中問曰。

得非青州韓員外邪。曰：是遂披簾曰：某柳氏也。失身沙吒利，無從自脫。明日尚此路還，願更一來取別。韓深感之。明日如期而往，犢車尋至。車中投一紅巾苞小合子，實以香膏。嗚咽言曰：終身永訣。車如電逝。韓不勝情，爲之雪涕。是日臨淄大校，置酒於都市酒樓，邀韓。韓赴之，悵然不樂。座人曰：韓員外風流談笑，未嘗不適。今日何慘然邪？韓具話之。有虞侯將許俊，年少被酒，起曰：寮嘗以義烈自許，願得員外手筆數字，當立置之。座人皆激贊。韓不得已與之。俊乃急裝乘一馬，牽一馬而馳，逕趨沙吒利之第。會吒利已出，卽以入曰：將軍墜馬，且不救，遣取柳夫人。柳驚出，卽以韓札示之，挾上馬絕馳而去。座未罷，卽以柳氏授韓曰：幸不辱命。一座驚歎。時吒利初立功，代宗方優借，大懼禍作。闔座同見希逸白其故。希逸扼腕奮髯曰：此我往日所爲也。而俊復能之，立修表上聞。深罪沙吒利。代宗稱歎良久，御批曰：沙吒利宜賜絹二千匹。柳氏却歸韓翃。後罷府閑居，將十年。李相勉鎮夷門，又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主，不能知韓。舉目爲惡詩。韓邑邑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